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心儂詞史

心儂，姓李氏，名楚蓮，吳門小家女。少蓄於花氏。稍長，姿質明豔，丰韻娉婷。乃教以歌曲，聲清脆如裂帛，音韻節奏，動合自然。又教以絲竹箏琵琶，靡不工。性絕慧警，能綴近詞，善翻新調，曲師斂手推服。花媼因謂其母曰：「具此絕藝冶容，苟肯貶節入章台，千金可立致也。」其母惑之，曰：「今歲將與其兩兄完婚事，若能先以五百金畀我，則可惟命。」花家諸姊妹俱於滬上作校書，豔名頗著，視阿堵如倘來物，立畀三百金，而挈之至春申江畔。鴉髻初盤，蛾眉乍掃，見者無不驚其麗絕塵寰。有徽人程某，挾巨資商於滬，覲面即詔為神仙中人。歌聲既發，響遏行雲，蕩魄迴腸，令人之意也消，程聆之不禁擊節歎賞，傾倒弗置，謂此『曲聖』也，《霓裳》雅調，只應天上有耳。」出七白金作頭費，為之梳攏，一住月餘，足不出戶外，約娶之為小星。顧程俗賈也，自頂至踵無雅骨，女雖與之諧燕婉之好，然非其所屬意也。旋程以鋪中折閱，喪其所有，不敢復萌問鼎想，狼狽歸。女自為程昵，芳譽噪於一時，冶游子弟求一見以為榮。女閱人既多，少所許可。

一日，偕女伴游滬廟西園觀蘭花會，偶於人叢中見一男，雖衣履不華，而丰神朗秀，有如玉樹臨風；流盼顧生，生亦注目睇視，不覺行步為之俱遲。女伴覺之，附耳言曰：「此可為姊意中人否？衛■當前，何不擲果定情？徒看殺無益也！」女紅潮暈頰，不作一語。繼游三穗堂後，拾級登山，盤旋曲折而上，女足趾欲裂，拂石小憩，不知生已先在，徘徊其間，若有所俟。須臾，生有二友至，其一與女伴相識，因問：「何於熱鬧場中作此清游？」見女亦豔之，並詢居處，知皆曲里中人。女伴因謂生友曰：「何不今夕偕來？」指生與女曰：「此一對璧人，君何不為撮合山？俾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，亦大是陰德事。」生友笑應之，遂各散去。

生姓楊，名賓，字寅谷，吳門人，固名諸生也。家貧，客游李，無所依托，授經餬口。有薦至秀水邑令幕中者，代司筆札，積資娶婦王氏，亦舊家女郎，伉儷甚相得。不調娶未期年，麼弦中斷，懊惱欲死。朋好招作滬游，令抒積悶。二友見生與女目成眉語，心若為動，因偕至城北勾欄訪之。既抵女所，即有二雛鬟入報。女伴先出，邀入其房，視壁間所懸楹聯，乃知為蕙珍。生曰：「尋蘭得蕙，亦復不惡。」須臾女至，即令與生並坐。生猶作忸怩態，寒暄外不作別語。生問：「適間尚有一人，何為不至？」女伴曰：「此蘭仙也，為他客招去侑觴矣。」遂設宴於長命鴛鴦館。酒數巡，蘭仙回，三人各擁所歡，合樽促坐，勸飲循環。生量頗豪。女持觴政，故設僻令，沃無算爵。生新喪偶，意緒寡歡，酒入愁腸，易於沾醉，席尚未半，不覺玉山頹矣，遂留宿焉。宵闌燈灺，生睡忽醒，女猶兀坐妝台之側。索茶，以苦茗進。生見女侍旁，自訝：「何為在此？卿尚未眠耶？」因起，代女緩結束，攜手共入羅幃，倍臻纏綿。女於枕畔問生娶未。生答以新賦悼亡，愁思正劇。問：「可續娶否？」生曰：「未得如卿才色俱佳者耳。」女曰：「妾青樓賤質，曲院微姿，安得與君作匹偶？但得備妾媵之數，足矣。」生曰：「長卿壁立，子敬斃亡，卿欲相從，其肯共糠核哉？」女曰：「若使妾一旦得離火坑，脫苦海，則此固所願也。」生曰：「奈囊中無賣賦金，即謀一夕歡，亦非易事。」女曰：「妾有私蓄百金，君可攜去，常來此間，當可得間以圖也。」生謝不敏。女為之歎■不樂，泫泫淚下，濕透枕函。生慰之曰：「以後竭力措資，藉謀再至。卿勿多憂，恐損玉體。」女始轉悲為喜。生自此時與女往還，夜合資悉出自女。花前密誓，月下私盟，無非欲歸於生。

不料錢神作祟，好事多磨。有巨腹賈金翁者，從漢臯來，耳女名，出重資求作合，後遂求為■室。花媼利其多金，商諸其母，竟許之。生度無可如何，竟不復至。女啜泣竟夕，不能自主，遂歸金翁，挾之至漢臯。侯門既入，永無見期，從此蕭郎遂成陌路。

適生居停因事罷官，入都謀復，薦生至揚州鹽務所。商人潘某，慷慨豁達，胸無城府。以生恂謹，甚器重之，因責收逋負，令生往漢臯。夜半月明，泊舟水滸。獨坐篷窗，挑燈不寐。忽聞有物觸舟，出視之，見一物甚巨且長，湧於水面，若沈若浮；俯而提之，頗重；負以入艙，則一錦囊也。啟視之，內有一女郎，皓齒明眸，似曾相識；審視尚有微息，乃負之行艙中。霍然一吐，星眸微開，凝睇視生，悲不自勝。久之，曰：「君非楊郎乎？何得相見於此？此豈尚是人間乎？」生聞呼其名，大驚。秉燭再視之，則女也。因詢女何為若此。女呻吟言曰：「妾侍君不薄，何竟視妾歸沙叱利而不一加援手哉？可謂忍心！」生為解去濕衣，覆以錦衾，裸體相偎傍，慰藉再三，細訊女別後情事。女曰：「自妾適金翁，居於別墅。不意為大婦所知，篡取歸家，置之深院，不令主人近我。復室間房，與外消息隔絕。欲求小婢寄一札與君，竟不可得。昨主人往金閨，大婦托言賞月，醉妾以醇醪。彷彿從園門出，投於後河。不知何能飄流至此，得與君遇。此殆天緣也。」生行篋中攜有亡妻衣履，睹物思人，留以憶念，出為女易之，長短大小適相吻合。顧舟中非藏嬌地，適潘之姊倩鄒生家於廣福巷，與生素有友誼，呼肩輿昇女至其室，而以情告。鄒生躍然起曰：「我固謂此名花斷不墮於庸俗手也。金翁與余為內戚，其妻為表昆弟行。我向憐此女慧且美而不得其所，今又如此，事可圖矣。」即詣金妻所，寒溫既畢，遽問某姬何在。金妻曰：「以不安於室，業遣之去矣。」言次，容色頓異。鄒生曰：「毋誑我。個中底蘊，我已盡悉。及今早善處置，猶可彌縫；否則水府鳴冤，公庭對質，事有不可言者。」金婦意沮，長跼問計。鄒曰：「某姬現已歸楊生，庠序中人也。向居茂苑，茲住廣陵，擬續鸞膠，以某姬為正室。若能資以千金，並出某姬向時衣飾嫁之，令其仍歸吳門，則彼二人感德懷恩，自無後患。金翁倘歸，以病逝告；使有異說，我可力任。」金婦一一如其言，復加厚贈焉。

生索債後，攜女返維揚，潘爰割己園之半以居生。其地泉石蒼幽，花木清綺。良辰佳節，輒與女擊篋覓句，斗酒藏鉤，自謂閨幃之樂，固有甚於畫眉者。女有同巷相識之姊妹行來揚覓食，適備於生舍，因訊以家中近耗，知兩兄並以博喪其資，無立錫地；母漸老邁，不免饑寒。女時寄資周恤之，曰：「彼雖舍掌上珍為園中花，顧身所自來，不敢忘報。」屢以讀書生曰：「依人作嫁，非久計也。」生從其言，下幃攻苦，深自刻厲。三戰秋闈皆報罷，生僚無聊，意不自得。女曰：「功名本無足重，得失付之命而已，君何所見之不廣？不如歸隱故山，與猿鶴為侶，子耕我織，納太平之租稅，亦足以優游卒歲矣。」

生從之，結廬於鄧尉山麓，買田二頃，課僕耕作；農事之暇，輒與女倡酬為樂。詩成，女時為生點竄字句，一一悉當。生笑曰：「卿真我閨中良友也。」春秋佳日，一扁舟，筆牀茶灶，酒棋筒靡不備，遨遊近處名勝。登山臨水，所至有詩。生固工鐵筆。每得佳，輒苔衣，鐫題石壁，曰：「使百年後來游者，知我兩人之姓氏蹤跡，亦一佳話也。」女無所出。購地湖濱為生塚，引水繞墓，四週多種白蓮。後生夫婦同日無病而逝，人以為仙去。